

远古
黑暗
传说

CHRONICLES
OF
ANCIENT
DARKNESS



徒步精灵

[英] 米歇尔·佩沃 著

MICHELLE PAVER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远古
黑暗
传说

CHRONICLES
OF
ANCIENT
DARKNESS

ISBN 7-5007-8240-3



9 787500 782407 >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建议此书在文学类销售

徒步 精灵

远古传说

[英] 米歇尔·佩沃 著

北京荣德汇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字:01-2006-42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徒步精灵/(英)佩沃(Paver, M.)著;北京荣德汇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译.一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12
(远古黑暗传说)

书名原文: Spirit Walker

ISBN 7-5007-8240-3

I. 徒... II. ①佩... ②北...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 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5142 号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05 by Orion Children's Books
a division of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td

Orion House
5 Upper St Martin's Lane
London WC2H 9EA

Copyright © Michelle Paver 2005

The right of Michelle Paver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Orion Children's Books.

TU BU JING LING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作者: 佩 沃 责任印务: 李书森

责任编辑: 蔡国筠 封面设计: 正信文化

社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总编室: 010-64035735 传 真: 010-64012262

发行部: 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http://www.ccppg.com.cn

E-mail: zbs@ccppg.com.cn

印刷: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8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60千字 印数: 1—10000册

ISBN 7-5007-8240-3/I·812 定价: 18.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森林中回荡着一声嚎叫。他全身僵住了。那不是一只雌狐的嚎叫，也不是山猫求偶的叫声。

那是一个人，或曾经是人的什么动物。
一阵恐惧掠过全身，托拉克注视着树林
中的光线渐渐黯淡……

托拉克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孩子。
他能和狼对话，他必须击败灵魂吞噬者
——或者死掉。

当无黑暗月亮渐满、高高地挂在天空的时候，部落成了恐怖病魔的牺牲品。恐惧在森林中漫延。夏天特有的气息仿佛都被下了毒。没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而只有托拉克才能找到解药。

他带着探索的使命飘洋过海，来到了海豹部落的岛屿。在这里，托拉克与看不见的危险进行生死搏斗，并揭开了改变他一生的背叛之谜。

《徒步精灵》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是关于友谊、背叛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故事。它将你深深地带入神秘的远古时代，从《狼兄弟》开始，便进入了漫长的探险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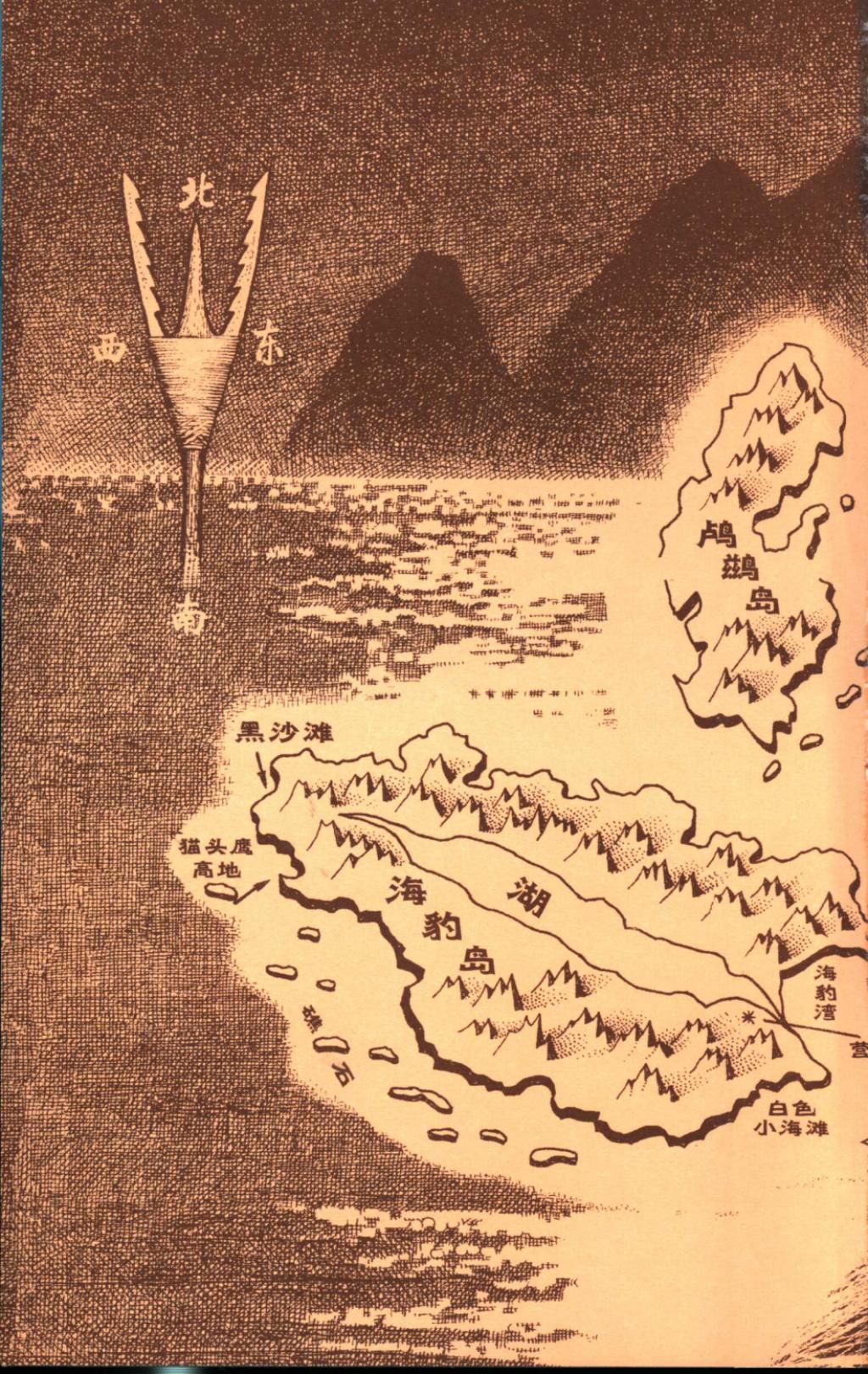
米歇尔·佩沃 (Michelle Paver) 生于中非，小时候迁居英国。在牛津大学获得生物化学学位之后，她在一家城市律师事务所任职，后来她放弃了这份工作，成为一名专职作家。

《远古黑暗传说》系列来源于她一直以来对动物、人类学以及远古时代的热爱，同时她的挪威、拉普兰、冰岛以及喀尔巴阡山脉之行，特别是她在南加利福尼亚的偏僻山谷里遭遇到一头大熊的经历给她的创作带来了很多灵感。

《徒步精灵》是《远古黑暗传说》系列的第二部。第一部《狼兄弟》已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蔡国筠

装帧设计： 正信文化 马婧





去森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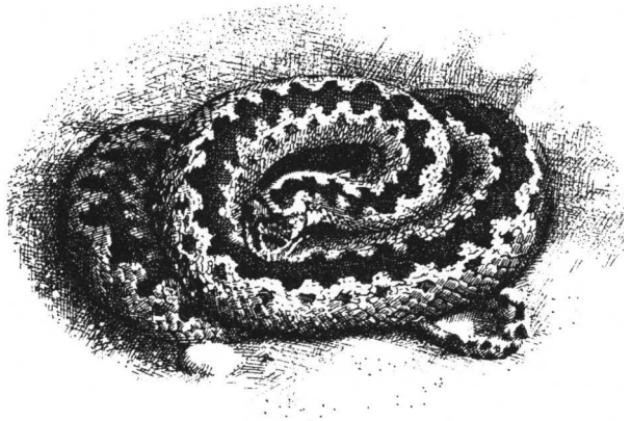


崖

石

海豹島





在小溪的对岸，一头野牛突然从树林里蹿出来。

托拉克正在望着阳光照射的柳树，接着野牛出现了。她站在那里比最高的男人还要高，她那巨大、弯曲的牛角能把一头熊叉起来。如果她被激怒，托拉克可就要遭殃了。

不走运的是，他处于野牛的上风头。当他看到野牛抽动她那粗大、黑色的口鼻嗅他的味道时，托拉克屏住了呼吸。野牛喷着响鼻儿，用一只巨大的蹄子刨着地面。

接着，他看到一只小野牛在欧洲蕨丛里时隐时现，肚皮向上。野牛是一种温顺的动物，除非有了小宝宝。

托拉克悄悄地退到背阴的地方。如果他没有惊动野牛，她可能不会发怒。

野牛再次打了个响鼻儿，用她的角刨着欧洲蕨。最后，她倒在泥里打了一个滚儿，看来她已经确定托拉克根本不打算捕杀她。

托拉克长嘘了一口气。

小野牛摇晃着靠近了母亲，在泥里滑着、叫着，跌倒了。母牛抬起了头，用鼻子拱着它站起身，接着，母牛又躺下继续享受。

蜷缩在松柏后面的托拉克想：我该怎么办？部落首领芬克定派他取回在溪水里浸泡的柳树皮，他既不想两手空空地回到营地，也不想被野牛踩个稀巴烂。

他决定等野牛离开。

这是无黑暗月开始后炎热的一天，森林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有些慵懒。林中回荡着鸟鸣，温暖的东南风夹带着欧樱花甜丝丝的香气。没多久，托拉克的心跳慢了下来，他听到鸟巢里一窝儿鸣鸟拖着长音乞食，看到一条蟒蛇在一块岩石上舒服地晒太阳。他正在极力将自己的思绪集中在周围的情景上，但是，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他的思绪又不由自主地飘向了狼。

狼现在应该是一条成熟的大家伙了，托拉克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一只小狼崽儿：趴在自己的小爪子上，缠着托拉克要草莓吃……

不要去想狼，托拉克拼命地告诫自己。他已经走了，他永远不会回来了，永远；还是想想野牛、蟒蛇，或者……

正在这时，一个猎人进入了他的视野。

猎人和托拉克在河的同一侧，可他在托拉克下游二十步左右，处于野牛的下风处。阴影太过浓郁，看不清他的脸，但托拉克能分辨出，他和自己一样，穿了件无袖鹿皮坎肩和长到膝盖的护腿，脚上是一双浅色的生牛皮靴。和托拉克不一样的是：他的脖子上围了一根镶着熊獠牙的皮带。是熊部落的人。

通常，托拉克本来应该很放心，熊部落和他过去六个月里一道生活的乌鸦部落相当友好，可这个猎人有点儿不对劲儿。他步履蹒跚、踉踉跄跄，头从一边甩向另一边。而且，他大踏步地向

野牛走去，腰间别着两把板岩抡斧。接下来，托拉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猎人抽出了一把板斧，并把它高高地举起来。

他疯了吗？没有人会独自猎杀野牛的。野牛是森林里最大、最强壮的猎物。一个人攻击野牛无异于寻死。

野牛却对此一无所知，她还在快活地咕哝着，更深地陷进泥浆，躲开恼人的小蚊子。她的小宝贝拱着一簇柳叶儿，等着野牛妈妈过来一道分享。

托拉克站起身来，用手掌做着向下劈的动作，警告他：危险！后退！

猎人没有看见他。他弯曲了一下棕色的手臂，瞄准，投掷，他掷出了板斧。

板斧呼啸着划过半空，砰的一声，落在小野牛身边一掌距离的地方。

小野牛落荒而逃。它的母亲愤怒地咆哮着，蹒跚地站了起来，四处张望，寻找攻击者。但猎人依然处于下风头，她没有嗅到他的味道。

此刻，猎人不可思议地去摸第二把板斧。

“不！”托拉克嘶哑着嗓子轻声叫道，“你这只能伤了她，可我们两个都得死！”

猎人猛地将板斧从腰带中抽出来。

托拉克飞快地思考着。即使板斧砍中目标，也阻止不了野牛。但如果她受了惊吓而不是受伤，她可能只会做出发怒的样子，然后和她的小崽儿一同逃走。他必须让她躲开那个板斧，要快。

托拉克深吸了一口气，噌地跳起来，落下，挥舞着手臂大喊道：“这儿呢！这儿呢！”

这个方法奏效了。野牛狂怒地吼了一声，朝着托拉克冲了过来，板斧正打在她一秒钟前站立的泥浆里。当她拖泥带水地向托拉克扑过来时，托拉克一下子躲到了大橡树的背后。

没时间爬过去了。她几乎扑到他了。他能听到野牛整个身体爬上岸时发出的咕噜声，他能感觉得到在树干另一侧她身体的热量。

最后时刻，她猛地掉转方向，翘起尾巴，跌跌撞撞地向森林跑去，她的小崽儿跟在她身后猛跑。

野牛跑掉后，森林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托拉克靠在橡树上，汗如泉涌。

猎手站在那儿，头继续低垂着，并且不断地从一边甩向另一边。

“你要干什么？我们差点儿死掉！”托拉克气喘吁吁地叫道。

猎手并不答话。他蹒跚地走进溪水，拾回了板斧，并别进腰里，然后迈着拖沓的步子走了回来。托拉克还是看不见他的脸，但他注意到了猎手肌肉发达的四肢和锯齿状的板岩刀。如果打起架来，托拉克一定会输。因为他不过是个孩子，还不到十三岁。

突然，那个猎手被一棵山毛榉绊倒了，他干呕起来。

托拉克忘了他身上散发出的危险信号，立刻跑过去帮他。

此时，猎手正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吐出黄色的黏液。他的后背弓着，向上一拱，又吐出一些滑溜溜的、深色的、像小孩儿拳头大小的东西。看上去，像是头发。

一阵风掠过树枝，一缕阳光透过来，托拉克这才第一次看清他的脸。

那个病男人一把把地猛扯自己的头发和胡子，剩下一片片渗着血的肉。他的脸结满了厚厚的蜂蜜色的痂，像白桦溃疡。当他吐出最后一团毛发时，他的喉咙咕噜着黏液声。然后他向后坐在

自己的脚后跟上，开始挠手臂上的水疱。

托拉克后退了几步，他的手划向部落动物皮：一条缝在他坎肩上的狼皮。这是什么？

仁会知道的。“热病是仲夏季节最常见的，因为那是病虫活动时间最长的季节：当太阳永远不休息时，它们会在白夜爬出沼泽。”如果这是热病，也是托拉克从来没见过的。

他思忖着该怎么办。他的药角里只有一些款冬。他声音颤抖地对猎人说：“我来帮你，我有一些……啊！不要！停下！你在伤害自己！”

那个男人依然使劲地抓挠，他龇着牙，像所有奇痒难耐的人那样，他们宁可将痒转化为直接的疼痛。他把几根手指甲一齐扎进水疱，凶残地撕扯着，留下一条条血淋淋的肉。

“不要这样！”托拉克大声喊。

那个男人咆哮着，向他扑过来，一下子把他按倒在地。

托拉克向上看去，两只结有硬痂溃疡的、呆滞的眼睛蒙着脓液。“不要……伤我！”他喘息着说，“我叫……托拉克！我是……狼部落的，我……”

那个男人凑得更近了。他身上散发着腐败的气味儿，嘶嘶地说：“它——来——了——”

托拉克极力要听清楚，“什么？”

结痂的脸由于恐惧而扭曲着。他小声地说着，黄痰喷了托拉克一脸。“你看见了吗？它来了！它想要我们所有人的命！”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转过身，眯着眼看着太阳，然后大步闯入森林，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所有魔鬼都在追赶上他。

托拉克用胳膊肘支撑着抬起身，用力地呼吸。

鸟儿们全都陷入了沉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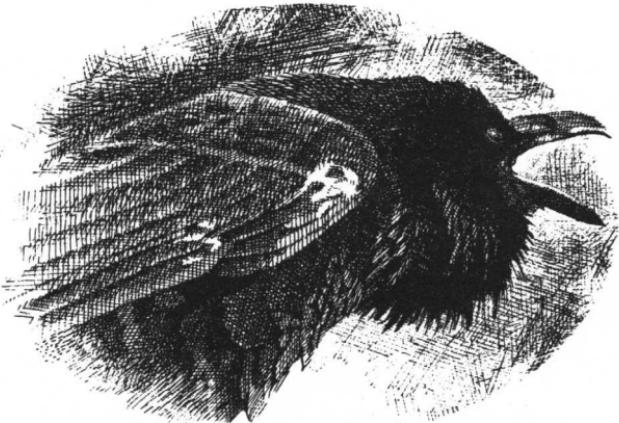
森林惊呆了似的。

托拉克缓缓地站起来，他感到风向转成了东风，有些寒意。树林中掠过一阵颤栗。它们开始低声私语。托拉克希望知道它们在说些什么。但他知道它们的感觉，因为他也感觉到了：什么东西在树林中升腾并从林子中吹过。

它来了——

——疾病！

托拉克跑去拿他的箭囊和弓。没有时间拿回柳树皮了。他必须回到帐篷警告乌鸦部落的人。



“芬克定在哪儿？”托拉克一到乌鸦部落就开始喊叫。

“在另一个山谷，收集山茱萸做箭杆。”

“那萨恩呢？大巫师在哪儿？”

“选骨头呢，她在岩石上，你最好等她下来。”一个正在用筋线串鱼头的姑娘说道。

托拉克失望地咬着牙。乌鸦部落的大巫师高高地坐在守护神岩石上，身形小小的，像一只鸟，愁容满面地瞪视着一堆骨头。在她身边是部落的守护神乌鸦，它收紧坚硬的黑翅膀，发出尖利的一声——“嘎！”

他还能告诉谁呢？

仁出去打猎了。奥斯拉克和他住在同一个帐篷，但此时没见到他。在熏烤架旁他看到了赛罗特和波易，和他年龄相仿的两个乌鸦男孩子。可是他不能找他们，这些孩子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外来人。其他人都在忙着捕捞大马哈鱼，没时间听森林里的

病人这类莫名其妙的故事。托拉克环顾着四周，几乎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平静，与往常没什么两样。

乌鸦部落的帐篷建在宽河从隐蔽的山谷里冲出来的一块地方。宽河河水怒吼着从岩石上奔涌而过，然后冲上湍滩。每年夏天，大马哈鱼在这块湍滩上争先恐后地踏上从海洋到山岭的神秘之旅。它们总是被湍急的河水冲回去，可它们锲而不舍，在嘈杂的泡沫中激烈地撞击着、旋转着。一个个亮闪闪的跳跃，大马哈鱼们有的在这里筋疲力尽地死去，有的到达了峡谷后进入平静的水域，有的被乌鸦人用矛叉住。

为了捕捉大马哈鱼，乌鸦部落的人将木杆插进河床，在宽河上架起一座柳条编的通道，不过仅禁得住几个手持长矛的打鱼人站立。这是一件需要技巧的活儿，任何掉下去的人都要冒着摔伤或更糟糕的危险，因为河流是无情的，湍滩上突出来的岩石像断裂的牙齿一样锋利。虽然危险，但他们得到的奖品是相当可观的。

乌鸦人的帐篷里空无一人，每个人都在烧烤架那里收拾一天的成果，以防止鱼变质。男人、女人和小孩子们刮下鱼鳞，取出内脏，其他人则将橘红色的鱼肉从鱼骨上撕下来，做成一根根肉条，尾部并不撕开，这样可以方便地挂在烧烤架上。赛罗特和波易在捣碎杜松莓，这是用来和烘干的碎肉混在一起保持香甜的，如果不甜也可以替代鱼的味道。

任何东西都不会被浪费。鱼皮经加工处理可以做成防水的火绒袋。鱼眼和鱼骨可以制成胶，鱼肝和鱼子将成为晚餐上一道精美的菜肴，奉献给守护神和大马哈鱼精灵。

在森林中其他地方，其他的部落也在别处沿河宿营，参与老天馈赠的盛宴，有野猪部落、柳树部落、水獭部落，还有蝰蛇部落。而没有人们宿营的地方，来了其他的猎食者，它们是熊、山

猫、鹰、狼。大家都在庆祝大马哈鱼的游动，在严酷的冬天过后，这无疑带给了他们新的活力。

托拉克想，从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生病的男人不会改变这一切。

接着他想起了那个结满溃疡的脸和满是脓液的眼睛。

正在这时，奥斯拉克从他们的帐篷里出现了，托拉克的心狂跳不止，奥斯拉克知道该怎么办。

但让他吃惊的是，奥斯拉克根本没听他在讲些什么，而是专心致志地捆他的鱼叉。“你说那个男人是野猪部落的，那，他的巫师会关照他的。给，走下石阶，让我看看，你能否逮一条鱼上来。”他说着，皱着眉头，挠他的手背。接着扔给托拉克一支长矛。

托拉克困惑地问道：“可是，奥斯拉克……”

“去吧，去吧！”奥斯拉克厉声打断了他的话。

托拉克吃了一惊。这不像奥斯拉克。事实上，他从来没发过火。他是个大块头、温和的人，长了一把乱蓬蓬的大胡子和一张有些吓人的脸，在和狼獾的遭遇中丢掉了一只耳朵和一块脸皮。可他却从来不抱怨狼獾。如果有人问起来时，他总是说：“那是我的错儿，我把她吓着了。”

这就是奥斯拉克，当托拉克来和乌鸦部落的人住在一起时，他和他的伴侣伏德娜是第一个要在自己的帐篷中给托拉克腾一块地方的人。而且，他们一直待他很好。由于奥斯拉克是部落里最强壮的男人，所以托拉克没有进一步争辩，接过了长矛。

当他接过长矛时，他看到了让他目瞪口呆的东西：奥斯拉克的手背上长满了水疱。

“小蚊子咬的。”他说着，便使劲地挠起来。“这是我被咬得最惨的一回，痒得我整夜没睡。”